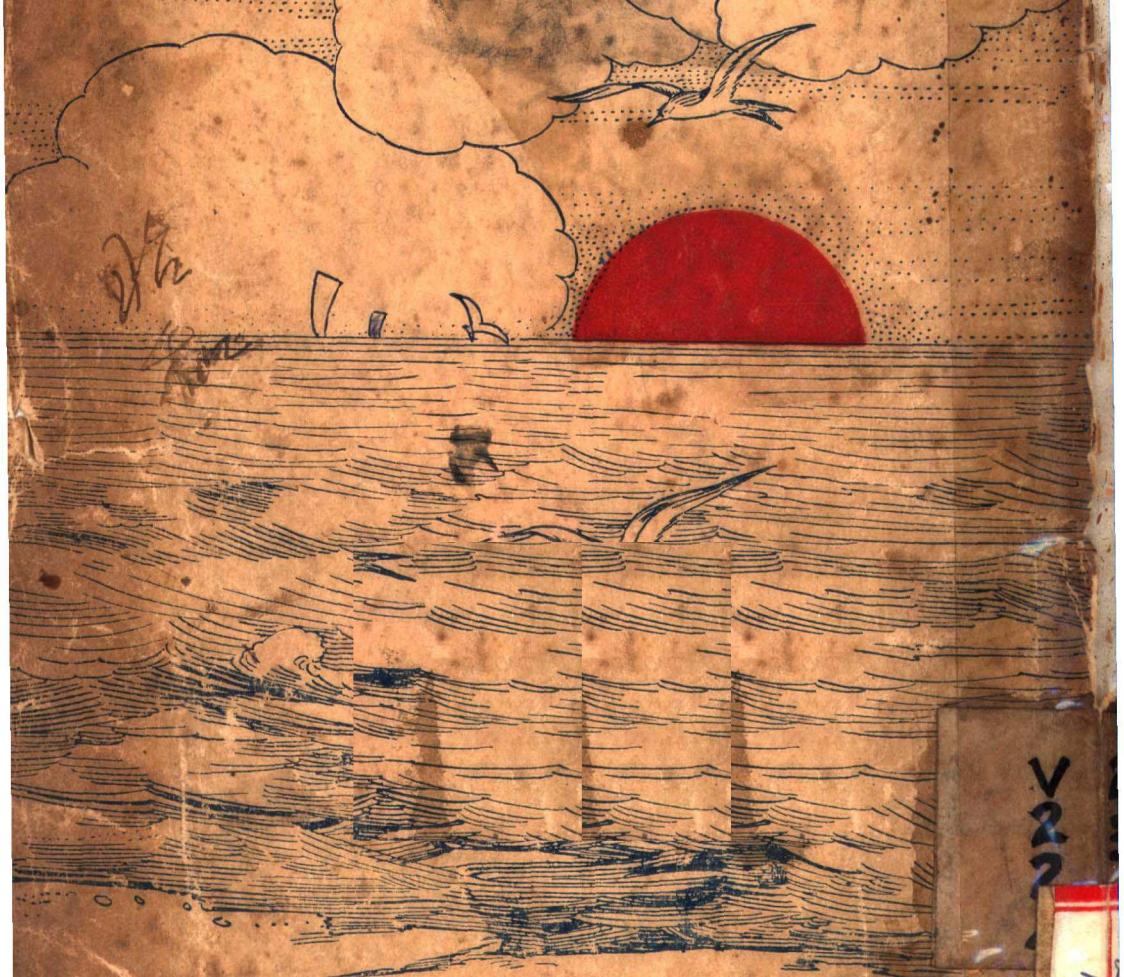


代轉中變帝土的上帝

譯 潤 遠 應



年青協會書局出版

種一十第叢書年青

的中變轉代時
觀帝上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

版

所

種一十第書叢年青

觀帝上的中變轉代時

權

有

原著者 樊都生

攝譯者 應遠濤

出版者 青年協會書局

發售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二三一號

每冊實價大洋五角（郵費另加）

YOUTH LIBRARY NO. 11

THE PLAIN MAN SEEKS FOR GOD

By Henry P. Van Dusen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Price: 50 Cents, postage extra

1st Ed., Sept., 1934

青 年 叢 書

本書爲青年叢書之一。叢書共分四類：（一）青年與性生活；
（二）青年與修養；（三）青年與社會改造；（四）青年與宗教。
每類暫定十二種，共四十八種，預定於民國二十三至二十五
年之三年內出完。欲知叢書內容及其出版日期，或有意
訂購者，請向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青年協會書局函詢。

譯序

這本書具有一種很確定的宗旨。它的目的是在於攷查現時平信徒的上帝信仰，發現這些信仰所以不適宜的原因，並提出若干建設性的提示來，以求達到更適宜的信仰。我們所時常注意到的，乃是普通人有實際效用的信仰——不是信條的條文，或講臺上所宣講的上帝，或平信徒自己承認的，却一切實際的信仰，而是實際上能影響到他的生活的信仰。

著者從兩個論點上去解釋這問題，或許不致於不適當吧。

第一，本書所注意到的既是普通人的困難，故其所討論的是特別為一般能幫助平信徒去思想的人，同時也為平信徒本人。如果有人以為本書的論據，在某某幾點上是真正的「普通人」所難以了解的，那我就會這樣回答說如果「每個人要做他自己的神學家」，那麼他就必須作更切實的思想和閱讀，——甚於我們所以為他所願意用功的。據我所料想到的一般願意準備，並熱烈地抓住信仰問題的人，其為數之多，實過於我們所知道的。現在時機已臻成熟，凡熱心的和具有理智的基督徒——除非他能依據最適當的學者的權威去接受他的宗教信仰，——必須用他自己最優秀的理智能力，去澈底思想他自己的困難問題了。

第二，讀者也許會注意到，書中所討論各點，在既經爲上帝的實在成立了一種縝密的，有理性的，和歸納性的論據以後，却又發見自己的研究法的不適當，並提出一種交替的看法來。這樣的進程乃是故意如此的。它也是十年來著者個人思想變遷的經過。因爲這個緣故，他希望這一點對於一般在同樣困難中掙扎奮鬥，希望找到出路的人，或許有若干的益助吧。

——樊都生——

目錄

譯序

第一章 普通人的難題	一一二五
第一節 人本主義的消逝	一一六
第二節 我們祖先的上帝和我們的上帝	六十一一
第三節 宗教的生機的轉落	一一一四
第四節 四個世代的宗教觀	一五十一七
第五節 自由宗教的病態	一八一三〇
第六節 問題的中心	一〇一一三
第七節 活上帝的發現	二四一二五
第二章 普通人困難的根源	二六一四四
第一節 兩種主要的勢力	二六一一七

第二節 伊曼紐爾康德	一八一三〇
第三節 智識和上帝	三〇—三三
第四節 康德以後	三三—三五
第五節 對康德的批評	三五—三八
第六節 科學的見解	三八—四三
第七節 現世界的生命	四三
第八節 結論	四三—四四
第三章 近代科學所給予的光明	四五—六五
第一節 事實和價值	四五—四九
第二節 關於自然之明顯的解釋	四九—五三
第三節 自然科學之哲學	五三—五八
第四節 進化之哲學	五八—六四
第五節 上帝觀的含義	六四—六五
第四章 超乎科學——價值的意義	六六—八五

錄 目

第一節 價值之客觀性	六六一七三
第二節 上帝和各項實在	七三一七五
第三節 個人的上帝	七五一七九
第四節 神性的自我限制	七七一七九
第五節 耶穌的重要性	七九一八〇
第六節 道德上的先決條件	八〇一八二
第七節 神性的編劇者	八二一八五
第五章 活的上帝	八六一九九
第一節 歸納的研究法的限制——實際的	八六一九九
第二節 歸納的研究法的限制——理論的	八九一九一
第三節 二中選一的見解	九一一九三
第四節 神性的約束者之特性	九三一九七
第五節 兩種研究法合了起來	九七一九九
第六章 最後的複雜問題——惡	一〇〇一一二

第一節 關於惡的問題的見解 一〇一——一〇七

第二節 回想的限制與信仰的必要 一〇七——一〇九

第三節 最後的選擇 一〇九——一一二

第一章 普通人的難題

顯然的，現代宗教之嚴重的問題，是集中於人們的上帝思想上。人們逐漸的相信問題的中心並不涉及上帝的事實，而是有關於上帝的本性——並不涉及現代人有無權利信仰上帝之存在這問題，而是有關於他對於上帝可以信仰什麼的問題。如果說得更切近一些，那便是，他問題中的難點，是和「上帝的活動」有關的——那便是說，他怎樣可以想到上帝是和他的實際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在過去的六年內，宗教界的爭論已趨向於如下的問題了：「宇宙間有沒有一位上帝？」我們以為在將來，這討論的中心將趨於這樣的問題『上帝像什麼？』

一、人本主義的消逝

際此無神論的人本主義正在盛行的時代，要這樣的討論到上帝問題似乎是有些奇特的；不過，我們在討論到上帝問題時，對於人本主義運動的重要性，是完全注意到的。我們也有理由可信：以人本主義來替代有神的宗教之一種可能，已超過了勢力極盛的時代。但這並不是說，人本主義對於民衆的感動力已日趨或行將銷沉——雖然這結論也找不到小小的證據。要一般民衆承認一種暫時的思想支流已成了

過去，是一種很遲緩的過程。現在有許多聰明人，其思想仍不免爲機械的科學的前題所渲染，雖然這種科學，在科學家自己的隊伍裏，已不再加以重視了。根據這同一的理由，在人本主義的基本假設顯示其不適當以後，人本主義的本身却更能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不過無論怎樣，人本主義之對於有神論，已不再給予急切的挑戰，這是可以無疑的。

人本主義之所以消失它的重要性，至少有四個所以致此的原因

一、人本主義並不是一種真的新運動。它不過是十九世紀的實驗哲學穿上了略帶現代化——其實大部分是美國化的——的衣服，而重新出現而已。其實在基本的假設上，這兩種主義是二而一的人本主義之智識上的真正根源乃是費兒巴黑(Feuerbach)和孔德(Comte)的思想。人本主義之最有力的說明者也自由承認他們是有負於這些大陸的思想家的。在十九世紀閉幕以前很久，實驗哲學已受了一番嚴密的批評，結果發見它的立論根據着錯誤的前提。它在解釋上有兩種嚴重的謬誤。第一，它只狹義地注意到宗教的起源而忽略了宗教之成熟的發展。因此它在描寫宗教時，常會根據人類源始時代粗魯的宗教觀，和兒童時代天真爛漫的表意去加以描摹。這樣的宗教，它所包含的信仰和行為，是許多成熟的人所不能認爲宗教的。它是原始的宗教思想之忠實的描摹，也是高等宗教的諷刺畫。第二，人類的心智在報告它們的世界經驗時，往往會使客觀的真理染上若干色彩；實驗哲學也是這樣，它看心智的解釋完全出於內心的設計——按照自己的欲望去陳述「實在」，不是按照事實去陳述的。以上兩種關於宗教信仰的批

評對於一種太容易和太自信的神學，也能給以有價值的約束。但是進一步說，這兩種批評也不免有過甚其說的缺點。因為如果用這種嚴格的批評去對付科學的結論，勢必打破現代的科學，因為現代科學的起源是幻術。從另一方面看，如果用這種嚴格的批評去對付科學，勢必把所記載關於科學的事認爲主觀的；因為凡經過人類的心智所解釋的事，總不能完全脫離人類欲望的渲染。凡是一種心智，如果相信它是在和科學的客觀世界有所接觸，和宗教中的客觀上帝有所接觸，事實上也必和「某事某物」有所接觸。如果人類的心智從未準確地報告這「某事某物」的性質，因而就否認有這「某事某物」的存在，那是徒勞而無功的。在這裏，我們見到人本主義是在用兩種不能原諒的謬誤解釋，去述說實驗的哲學。

二、人本主義的內心裏含有一種邏輯上的矛盾，這矛盾之點遲早總會顯露，而使人本主義的結論成爲可疑的。人本主義是一種嘗試，它把兩種不很能調和的見解——一種是自然論的和悲觀主義的自然觀，一種是浪漫性的和樂觀主義的人性觀——連起來。這樣的矛盾，荷登教授（Prof. Walter M. Horton）在所著《有神論和現代人的心境》一書裏，批評得很清楚，他說：「所謂現代的人本主義，是兩種邏輯之極複雜的混合物：一方面是自然論的宇宙觀，一方面則是人性的人類價值觀，它是躊躇於十八世紀傲慢的自足和十七世紀普遍的思家病之間。」這樣的矛盾是不能長久忍耐的。荷登教授會這樣預言人本主義者應與克老屈（Joseph Wood Krutch）的不可解救的悲觀主義接近，否則就該傾向於一種適當的有神論。後者的一種傾向，正是大多數的人本主義者所要採取的一個步驟。在這一方面，愛姆司教授（Prof.

fessor Ames)——人本主義的早期的一個先知和一個有力的提倡者——的行動是含有代表性的。愛姆司在他早期的著作裏會聲明人們對於所崇拜的「宇宙性的實在」不能確實知道；所謂上帝，不過是人們思想的出產物和人格化而已。愛氏在他常說的一個比喻中會這樣說：上帝的用意是為激發人們宗教上的熱望，猶如「油姆叔叔」的用意是為激發人民對於美國的愛國心，「母校」的用意是為激發人們愛一個大學的精神的。但愛氏最近思想已比早年的思想進步得多；他在近著『宗教』一書內，會忍痛指出他的思想的不適當。他說：『從這樣看來，上帝的觀念所能表示的，要比人類理想的出產物豐富得多；因為這種表示的內容裏，仍然包含關於世界和於人類有利的小世界之二元論。無疑的，理想是起於人類的經驗，但是這種理想並不因為屬於人類的緣故，就失却了它們的功效。它們的實在性，如同人們的身體和身體所能安息的磐石一樣的實在；它們也是有秩序的宇宙的一部分。』愛姆司教授一方面既承認宇宙問題的重要，一方面又將宇宙的實在歸之於上帝，因此我們相信，愛教授是在走一條比較有思想的人本主義者所不得不走的路。

三、使現代思想超出人本主義思想之一種比較有勢力的原素便是最近科學理論所有的趨勢了。我們知道現在有許多人，已從科學家的著作中得到了關於上帝信仰之最有力的贊助了。人本主義告訴我們：在自然的背後究竟有些什麼，我們不能確實地知道；如果是能知道的話，對於宗教也沒有重大關係；但是正在這時候，詹恩士（Jeans），槐特海（Whitehead），海爾旦（Haldane），和愛定頓（Eddington）

等都聲稱，他們對於「宇宙的背景」已有了很切實的發見。他們覺得這些「發見」很能維持他們的上帝信仰。至於他們所報告的上帝，是不是個人宗教所需要的上帝，那是另一個問題了；這個問題將在下文再加討論。現在我們所認為重要的，就是一般人的腦經愈能覺悟到這一點；我們對於最後的實在，可以不必自認不知了；實在的，如果我們研究自然，這研究就能領我們到上帝那裏。這樣看來，人本主義的基本前提已是枉弱無力的了。

人本主義者理論上的根本弱點，在此就暴露出來了。人本主義之建造宗教，乃是憑着以下這兩點的：

(一)使人類得榮耀。(二)對於有秩序的宇宙故意抱着冷漠態度。但這是不可能的。那『燦爛的星夜』祇能不很適當地證明一個仁愛的，可以和人們交通的上帝的實在性。但至少，它們是人類經驗中的一種主要事實，——這事實在適當地解釋「實在」和人類的崇拜時，也不佔主要的地位。人類和他的價值，對於有秩序的宇宙是含着有機性的，這可以從兩方面看出來：(一)從歷史上說，人類是自然的產物，並且是從先於人類的物質宇宙中產生的。(二)我們經驗的每時每刻都是在依靠着自然，不但我們生命的持續靠着自然，即人生的美，善，愛等等的存在和保持，也非有賴於自然不可。凡是一種合理的哲學，對於人和宇宙的實在定能加以記述。至這自然的世界，和人生價值的關係怎樣，那是有神論所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了。

四、還有其他的原素，使人本主義趕快地成為廢物。我們已知道，人本主義是戰後十年來的一種特殊產物。它是由一種的「反叛」所產生的；但是這樣「反叛」也給了我們「常態」爵士的音樂，物質的繁

榮，和青年智識者的收穫。所以，如果我們稱人本主義為「爵士時代」的神學的表示，也沒有什麼不適當的。但這所謂「爵士的時代」是已經死去了。那「不景氣」的現象又加速了它的崩潰，更使它死了以後，得不到安穩的葬身之地。從同樣的徵象，我們可以知道現代神學中具有支配力的那些趨勢，也已大半成為無用的。現代人生中的各種勢力，已從太過嚴酷的懷疑主義中退回來，而逐漸注意到比較嚴重的問題。我們這時代是在要求對「實在」作更深刻的了解，並為人生的奮鬥尋找穩定的安身處。

二 我們祖先的上帝和我們的上帝

現在我們再要回到主要的討論問題上。我們第一個暗示是這樣的：現代人在他的宗教思想中所應付的主要困難，不在於要確實知道他有信仰上帝的權利，而在於能清楚地知道他對於本人所沒有清楚認識的上帝，究竟能信仰什麼？他和所謂的「現代思想」所爭論的，並不是說「現代思想」阻止人們信仰上帝，乃是說「現代思想」所提出供人們崇拜的上帝，對於個人宗教的旨趣不很相宜。

現在且把我們的思想暫時退後半世紀。讓我們暫時回想我們的祖先所信仰的上帝，和我們因了父母的信仰與本人幼時的宗教環境，而認識的那位上帝。那個上帝是一位很確實的，可以描寫的上帝，人們也可以放心的稱他為「父」，也能從他那裏得到指引和力量，同時他也聽從人們的祈求，願意對人們的祈求作直接的應答。人們不能希望他時常按照他們的意志，把「自然」的順序改變過來。但人們却希望

他去改變一個朋友的健康或思想。他對於每一件事，都能供給具體的答案，而這個答案，就被人們認為上帝的旨意了。

現在請你注意到今日的宗教思想。請你問一個含有代表性的平信徒，要他把實在的宗教信仰告訴我們。如果他是誠實的，我想他對於這問題的答覆大概是這樣的：如果你問他，他信不信上帝，他大概會回答你一個「是」字，雖然不免有些躊躇；也許他會引證一些名科學家對於宗教的最近言論來贊助他的正面的答覆。如果你再問他一句，他從什麼地方找到上帝？他對於上帝的本性和活動，究竟知道一些什麼？他在這問題的答覆裏，大概會說起在自然背後的一種基本能力。也許他會說他在『自然律』中見到上帝，同時他也會含糊地把『靈性律』提了一下。但在經過一番啟驗以後，我們就知道所謂『靈性律』乃是照自然律的方式而形成的。他看上帝的善之徧及於人生，猶如甘霖一般，既及於義人，也給不義的人，——它是劃一的，機械的，無人性的。如果你再問這個人，他究竟祈禱不祈禱？他對於祈禱所信仰的是什麼？對於這問題的答覆，著者不大願意把它預測一下，也許他會含糊地答覆，有時他是祈禱的。如果你要他說出對於祈禱的確信，以及祈禱的性質和能力，他大概是不大會說得很含糊的。而且你應當記住，一個人對於祈禱的實在信仰，大概就是有力的個人宗教之一種最靈敏的試金石。從前有人，請一個坦白的長老把他的人，也許看上帝比那一『含糊的長方形黑點』更有意義，但至多不過是自然和進化背後的一種無人性的